

淘书，辛苦中的甜蜜

韦泱

近日，有书友私信我，说正在看我早期出版的《跟韦泱淘书去》一书。那是20余年前我的淘书日记汇编，记录了我淘书的苦与乐。那时，天不亮我就会出现在“鬼市”一样的旧书摊，打着手电找书。高温38度天气，会淘得一身汗水，零下六度，则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出没在旧书摊中。每次淘书，淘的书不下几百种，而最终淘回的也就十来本。长期半蹲在地，不断弯腰，由此搞坏了眼睛，也把腰推得凸出了。当然，在淘书之后回到家，会慢慢细读，会研究书的版本变迁、作者掌故等，然后写下一篇篇淘书札记。我至今出版的十多种书话专著，就是在淘书的辛苦后所带来的愉悦收获。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懵懂的中学生，就开始去福州路上的上海旧书店，那时刚恢复旧书业务，二楼还开设了“单位内部供应处”。在这家书店，我常常端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到内部供应处购买了若干美术书籍，这些都成了我初学字画的启蒙读物。当时旧书的标价仅二毛钱一册，现在说起这个书价，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从福州路旧书店总店再扩散开去，我时常光顾的有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上的几家旧书店分店。在我眼中，这四处堪称沪上旧书店的“四大金刚”。

后来，旧书店的退休员工发挥余热，在不甚热闹的快乐路上，挂出了“新文化服务社”的店牌，专售旧书旧刊。闻听此事，我追循而去。又过了十来年，这家沪上颇具规模的旧书店，突然销声匿迹了。在原址我找到一张破旧的布告，说

因市内绿化建设之需，书店搬迁至瑞金二路近打浦桥附近云云。这是无声的召唤，我不由自主地又跟了过去。在石库门弄堂内七转八弯，终于找到了“新文化服务社”的门面，并且成了这里的常客。一来二去，就与书店的人员混熟了，有旧书业的老前辈吴青先生，还有肖顺华、李慧珍等熟谙旧书业的“老法师”。除了淘书，还要跟他们拉拉家常聊聊天，说说旧书版本的事。斋藏不少旧书刊，均得自于此。在一楼有个“店中店”，一般不对外人开放，我是绝对可以自由进出人士。二楼有个“九华堂”，专售民国旧书刊，亦是我常常登临之地。有的珍稀书刊，在别的地方难见芳容，只有在这里有幸相遇，并捧入我的怀中。比如全套九期的《万象十日谈》，开本别致，品相完好，是陈蝶衣先生主编《万象》时的一种副产品，它随《万象》的兴旺而诞生，又随

《万象》的经济拮据而率先停刊。那天在旧书店巧遇诗歌理论家潘颂德先生，我想买下此刊，征询他的意见，他干脆地说：值。我就毅然买下。时过数年，到过多少家旧书店，都未曾见到同样旧刊露过面。在这家旧书店，我还淘得不少好书，如楼适夷先生的译作《海上儿女》，上海燎原书屋印行，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版；谭正璧于民国三十年编著的《诗词入门》等。还有施蛰存、王西彦等一些作家的签名本。缘此，我写过一篇《石库门·隐秘花园》的散文，细述唠叨的就是这家旧书店。

记得，在福州路原古籍书店后的一条小弄（现扩建为艺术书坊），有两个仅一开间门面小屋，一为旧书收购处，一为旧书店。这样的地方，如同石库门弄内，亦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只有爱好旧书的老主顾，才会三头两日来这里转悠。这种隐蔽之地的的好处是人少幽静，你尽可以漫不经心地挑拣，绝对无人与你争抢。在这里，我淘得巴金“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怕打扰年迈的巴金，就一直没有去请老人签名。直到巴老辞世，我才取出这三册民国版书，一并请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老师钤上巴金印章，以为留念。同样，淘得开明书店主办的《中学生》旧刊，使我完成了对此刊唯一健在的老编辑欧阳文彬的访谈，写就《听欧阳谈〈中学生〉》一文。

后来，我常常去的旧书店，除福州路

上的，还有福建中路与福建南路上的两家，似乎是上海旧书店的分店。福建中路因靠近福州路一端，去的几率更多些。总是不抱任何希冀地进去随意逛逛，却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你愈感到没有什么可淘，愈会给你一个惊喜。这就是淘书的定律，亦是淘书之所以吸引人的魅力所在。那天匆匆路过，正犹豫着：进还是不进？一念之下，就决定进去，有否可淘之书还在其次，权作过过旧书瘾吧。在店堂里间的桌上，放着一些真正有点年份的旧书刊。我随意一翻，立马就显出了精神：嗨，《唐驼习字帖》第一册，第二册赫然入目。唐驼，一个熟悉的名字。郑逸庵先生有过一文《写手招的圣手唐驼》，说唐驼的正楷骨肉匀当，四平八稳，很受店主青睐。老介福、中华书局的招牌，就出自其手笔。因为他背部隆起，人称唐驼子，他便以唐驼自号。有人说唐驼店招写多了，不免流入俗媚。究竟如何，我总想有机会多看下。眼下机会来了，其字果然工整挺拔，亦不乏俊秀，功力显而易见。此两册出版于民国十六年的线装字帖，售价仅20元。

这样的惊喜，是“额头碰到天花板”了。我曾写过小文《沪上海书地图》，一一列举淘书胜地。比如文庙书市、云洲地摊，我的淘书日记中亦不时会出现这些字眼。这是辛苦中的甜蜜，是记忆中的温馨。

“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晓饷迟”——唐宋诗词中的春耕景象

刘永加

一年之计在于春，目前全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了春耕时间。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宋时期，诗人们用如椽巨笔描绘了当时多姿多彩的春耕文化。

布谷处处催春耕

人勤春来早，春耕备忙忙。唐太宗专门设立了“知春官”，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提醒农民搞好春耕生产。唐诗人杜甫在《洗兵马》一诗中就写道：“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耕。”由于各地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春耕生产的方式和时间也有所不同。有诗曰：“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

曾任永嘉县令的唐诗人崔道融，对于农业更是上心。一次他在下乡途中，偶然遇到一个老农抓住雨后墒情好的机会，昼夜不停加快春耕，就写下了《田上》一诗：“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写了一次雨后的春耕：“阳气先从土脉知，老农夜起伺牛饥。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晓饷迟。”这首《春日耕者》诗，写农民忙于春耕，甚至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耨然抚耒耜

唐宋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不断发展，曲辕犁、筒车等农具的出现，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提高，对于春耕生产更是十分有利。

耒耜是先秦时期主要的翻地农具，由于这种农具使用简单方便，唐代仍被使用。南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首春逢耕者》一诗写道：“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耨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记载了永州当地百姓春耕使用耒耜的情景。

唐诗人李白《赠从弟冽》一诗中写道：“日出布谷鸣，田家拥犂犁。”就是说，当时的春耕使用了犂和犁。

唐代普遍应用筒车灌溉农田，为春耕春播生产带来了极大便利，诗人杜甫《春水》诗中写道：“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

鸟，争浴故相喧。”宋诗人梅尧臣专门写了《水轮咏》，对筒车大加赞赏：“孤轮转寒水，无乃农者营。随流转自速，居高还下倾。”

青梯万级搭青天

宋代的诗歌不仅生动地描写农业生产的热闹场景，还会记载当时农业技术的应用。宋神宗时期，汀州通判、诗人郭祥正的《田家四时》诗描述了雨后春耕以及种植管理各种农作物的繁忙场面：“田田时雨足，鞭牛务深耕。选种随土宜，播撒播与粳。条桑去蠹枝，柔桑待春荣。春事不可缓，春鸟亦已鸣。”

北宋初年诗人林逋十分关注南方湖水改造农田的生产技术，他写过一首《葑田》诗：“淤泥肥黑稻秧青，阔盖深流旋旋生。拟倩湖君书版籍，水仙今个老农耕。”这里说的是，南方利用自然条件发明架田的耕作方式。架田，又名葑田，是一种浮在水面上的田丘。南宋《陈旉农书》记载：“若深水数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自不淹溺。”

宋代的架田发展也很快。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骞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不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宋代闽、江、淮、浙等地都有许多梯田的分布，以福建梯田最多。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过一个叫石磨岭的地方，这里的梯田层叠叠嶂，诗人看了眼花缭乱，于是他写下了《过石磨岭》一诗：“翠带千纒翠翠峦，青梯万级搭青天。长滩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

宋代人们在山区开发梯田增加土地面积，而在湖区和水滨地区，则是筑圩围田新增耕地面积。宋胡仲参《圩田》诗就写道：“圩田依洞水，入夏未栽禾。不是春耕晚，山中寒气多。”圩田这种技术逐渐在宋代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推广开来，这些地区大规模筑圩围田，星罗棋布，有效地增加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

荐读

展示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博物馆里的“三月三”》由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原馆长陶颖组织中国国家

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10余家博物馆的近50位文博专家倾力打造，以时间为轴，以文物为证，解密“三月三”的由来，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揭示中华民族生存智慧、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展示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该书收录了各博物馆与“三月三”相关的馆藏珍贵文物，从古老的铜鼓到精美的银饰，从传世的书画到生动的乐器……这些文物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载体，让读者得以窥见中华节庆文化的源远流长。

作家与作家的隔空对话



《超低空飞行》是李洱的最新文学笔记，书中作者以批评者之姿态贴近、观察文学现场，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揣摩文学现场。全书共分三辑。辑一、辑二既有对汪曾祺、史铁生、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者的追念和回忆，也涵盖对莫言、格非、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的赏鉴与评论，辑三回归自身，集中展示作者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

《超低空飞行》是李洱的最新文学笔记，书中作者以批评者之姿态贴近、观察文学现场，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揣摩文学现场。全书共分三辑。辑一、辑二既有对汪曾祺、史铁生、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者的追念和回忆，也涵盖对莫言、格非、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的赏鉴与评论，辑三回归自身，集中展示作者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



春日读书兴味长

全媒体记者 杨佳 摄

书评

书写对自然世界的深爱

——读散文集《神农野札》

汪树东

对于作家陈应松而言，神农架是一种成全。他投身于此廿余载，呼吸领会的是森林纯净的空气，获得森林的灵性启悟，创造出神农架系列小说。对于神农架而言，陈应松也是一种成全。它是冰川期的伟大遗存，被峡川鄂等人口稠密地区包围着，却难得地保存着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珍禽异兽出没其间，殷商、秦汉、巴蜀、荆楚文化汇聚于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相互融合。这片神秘的荒野沃土呼唤着文学的出色表现。但长久以来，此地山高路险，人迹罕至，生存艰难，文人墨客避之唯恐不及，更何谈文学的瑰丽出场。可以说，直到有了陈应松长达廿余年的文学创作，神农架真正地在文学世界喷薄而出，获得珍贵的文学存照。散文集《神农野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里，他把自己在神农架多年的生活经验、见闻感受凝练为13篇散文，呈现神农架的生态风情、季节物候、野生动植物、乡村生活、异人异事等，重在展现亲近荒野、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自觉拓展生态学、博物

学视野，文字精美，意象灵动，烟霞满纸，把神农架文学书写推向一个新高度。

陈应松寻梦神农架，穿梭于幽暗森林，观花赏树，亲近鸟兽，捕捉流云，与山民交心，要寻找的就是森林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深刻领悟到只有融入大地、融入大自然才能让生命真正“有根”。当然，更重要的生态伦理姿态，是对森林的亲近、感恩乃至敬畏。他在《林中》中写道：“对自然，无所谓卑躬屈膝，在山里的生存，就是学会欣赏和倾听。在森林，只能用缓慢的、木讷的方式爱它。”他也指出，森林生产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蓄水并促进降雨，分泌杀菌素，因而“唯大地之恩不可辜负”。他甚至认为森林是地球的五脏六腑，只能偶尔窥视，但不能撩开它的面目亵玩。可以说，渗透在《神农野札》全篇的就是对自然世界的这种深爱乃至敬畏的生态伦理姿态。

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大自然往往退居为“风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映射和象征。但在这部作品里，神农架的山水自

然、时令节奏、花鸟虫兽登堂入室，在各自生态系统中呈现出天地不言式的生态大美。例如《冬之语》写神农架的冬天，《一山秋，半岭云》写神农架的秋天和云彩，《湖泊高悬》写神农架的大九湖等。作者真正做到以生态审美的眼光来观照神农架的自然万物。他既能够描绘出神农架山高水深、猛兽横行、冬天万物凋零的崇高之美，也能够细腻描绘出百花争艳、湖泊高悬、云雾如缕的婉约之美。在描绘神农架的自然万物时，他似乎也化身成了波诡云谲的神农架。而《野食》写神农架山民的食物和饮食方式，《异兽志》《异物记》《异事录》等写神农架的野兽、异物和怪异之事，在一种生态博物学的视野中呈现神农架的神奇，洋溢着《搜神记》《博物志》《聊斋志异》式的美学魅力。可以说，若不是陈应松多年来在神农架翻山越岭、胼手胝足，真正地与神农架耳鬓厮磨、身心交融，他不可能写出如此野趣盎然、野性丰盈的篇章。

作者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始终关注

普通百姓的命运，这成为他作品叙事的一种基调。《神农野札》延续这种叙事情怀。《盲者的史诗》《打豹者》《鹧子岩往事》关注的是神农架山民的坚忍与善良，人性精神如光芒闪烁其中。《盲者的史诗》讲述的是神农架胡崇峻毕生搜集整理汉族史诗《黑暗传》的民间传奇，作者秉笔直书，笔锋又常常情感，既写出他个人生活的命运坎坷，也写出他为完成《黑暗传》而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精神，深沉的感喟中蕴含着至高的敬意。《鹧子岩往事》讲述的是残疾人大饶在危险的公路边坚持救助遭遇车祸的人的故事，既写出世道人心的冷暖，也写出像大饶这样的神农架普通百姓心中的大爱。在这些散文中，陈应松始终把神农架山民放在崇山峻岭的自然生态中来叙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正是这闪光的人性精神和那些珍禽异兽、奇花异卉一样支撑着神农架的苍穹。但愿这部散文集能够引领更多人走进神农架，走进森林，真正领略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正内涵。